

古代天文重客觀實用「太虛即氣」體現理性思考

古人談心

國家載人航天工程近年持續穩步推進，新一輪太空科研任務順利展開，持續拓展人類對宇宙空間的認知，而今次航天任務最令香港社會關注的亮點，就是有香港人才成功入選航天團隊，坐上太空船，進入太空站參與太空科研工作。

作為心理學教師，筆者想藉此機會結合中國傳統天文文化與前沿心理學知識，讓香港青少年認識太空探索背後的人文積澱與科學支撐。

大眾普遍知道西方天文學的發展歷程，但較少留意中國自古擁有一套體系完整、延續數千年的太空觀與天文觀察傳統。中國古代天文不同於西方偏重神話與占星預兆，核心價值在於實用觀測與客觀規律總結。

上古時期，先民已長期觀測日月星辰運行，歸納四季更迭、節氣變化，用以制定曆法、指導農耕、規範社會作息，建立人與天地環境對應的認知體系。

歷朝歷代皆有系統性的天文研究與發明。東漢張衡改良渾天儀，精準模擬天體運行軌跡，打破肉眼觀測的局限，將天文觀察推向儀器化、數據化。

古代天文體系中的二十八宿、北斗分野並非單純星象符號，而是一套完整的太空方位坐標系統，用於定位天象、記錄星變。

宋代張載提出「太虛即氣」的宇宙觀，主張宇宙空間並非虛無，而是充滿運行與變化的能量本體，體現中國傳統對空間本質的理性思考。這一系列古籍記載、器械發明與哲學思想，證明中華文化向來重視客觀探索宇宙，並累積深厚的太空認知底蘊。

太空心理學為航天提供保障

隨著航天科技進步，太空探索不再只依賴工程與物理技術，太空心理學已成為航天工程不可或缺的配套學科。不同於地面普通心理研究，太空環境具備封閉隔離、空間受限、重力異常、遠離社會環境、長期高壓作業等獨特特質，會直接影響航天人員的情緒調節、認知判斷、睡眠節律以及團隊協作狀態。

長期駐留太空容易出現適應障礙、壓力累積、人際互動緊張等問題，若缺乏科學心理干預，會直接影響科研效率與任務安全。太空心理學的研究目的，就是建立完整的人員篩選標準、在太空軌道的心理調適方案、團隊互動機制以及返航復健心理輔導體系，為航天任務提供心理層面的穩定保障。

若各位希望入門這一前沿領域，我推薦業界權威 Nick Kanas 於 2023 年出版的《Behavioral Health and Human Interactions in Space》。

從古代系統觀星、建構宇宙認知，到現代以心理學配合科技探索深空，中國人的宇宙探索從未停滯。對香港青少年而言，接觸傳統天文文化可以建立文化認知，認識太空心理學則能拓闊科學視野，看見跨學科研究的多元可能性，為未來的學科選擇與知識探索提供更多方向。

●劉國輝老師

學研社成員，在各大專及大學任教心理學十多年。愛用微觀角度分析宏觀事件，為朋友間風花雪月的話題做準備。



▲太空心理學的研究目的是為航天任務提供心理層面的穩定保障。圖為神舟二十一號乘組航天员出艙活動。資料圖片



◀中華文化向來重視客觀探索宇宙，並累積深厚的太空認知底蘊。圖為長征二號火箭發射。資料圖片

古今

上回到皇太極（清太宗）在清寧宮無疾而終，端坐猝死。他猝逝前未預立儲君，諸王隨之爭奪皇位。多爾袞與皇長子豪格勢均力敵、互不相讓，朝政長期僵持。為避免皇族內訌、穩定政局，各方最終達成折中方案，擁立年僅六歲的皇九子福臨繼位，也就是順治帝。因幼主尚年幼，無法親政，朝政由權臣多爾袞輔佐攝理。

幼年與父母分離 順治具依戀障礙特徵

順治幼年喪父，又逢多爾袞攝政期間母子被迫分離、數月方能一見，長期活在壓抑與管束之下，也因此埋下分離焦慮與性格缺陷的根源。

從官方實錄、高僧筆錄、遺詔與傳教士回憶或可推測，順治的性格中有內向敏感、孤獨脆弱、急躁任性、重情偏執、愛獨處、畏懼分離等特質，這些特質與現代心理學的分離焦慮與依戀障礙特徵可相互印證。

「個性偏執」符創傷表現

英國發展心理學家、依戀理論創始人約翰·鮑比（John Bowlby），在其經典著作《分離焦慮》（Attachment & Loss, Vol 2: Separation）中指出：幼年長期與主要照顧者分離，會使人形成焦慮型依戀。順治「重情、怕分離、個性偏執」，正是典型的創傷表現；而他內向、習慣獨處，則是長期身處壓抑環境所發展出的自我保護機制。

順治的成長經歷，完全契合依戀創傷的典型模式。六歲登基後，身為皇叔的多爾袞大權獨攬，對幼帝態度強勢、嚴苛壓制，毫無溫情。順治從小與孝莊太后分隔兩宮，長期缺乏穩定、親密的親子依戀，內心極度匱乏安全感，逐漸養成敏感脆弱的性格，這也是他日後所有情緒問題的源頭。

童年依戀空缺的影響貫穿他整个人生。幼年無處安放的情感，讓他轉而深度依賴德國傳教士湯若望，尊稱其為「瑪法」，頻繁親近、寄託情感，是典型的依戀對象轉移。

成年之後，潛藏多年的分離焦慮徹底顯露。他對董鄂妃用情極深、形影相依，將對方視為人生唯一的精神依靠。當董鄂妃離世，順治遭受無法承受的分離打擊，精神徹底崩潰、悲痛失常，甚至萌生遁入空門的念頭，這正是重度分離焦慮的極致表現。

綜觀順治一生，幼年親子分離帶來的依戀創傷，始終牽制、影響着他一生的情緒。

陪伴從非單純形式上的在場，而是讓孩子明白：無論遭遇何種風暴，皆有可以依靠的港灣。依戀是人類面對危險的本能，穩固的陪伴能安定心神、重建信心，成為人一生面對困境的底氣。孩子會本能將家人視為唯一的安全錨點，一旦長期缺失，內心的不安將根深蒂固。

若讀者或身邊之人，曾受童年分離創傷影響，獨處或面對分離時容易心慌不安，建議可以投身義工服務。在持續付出與助人之中重建情感連結、填補內心空缺，累積自我價值感、穩定內在底氣，逐步淡化對分離的恐懼、平復長年焦慮，不再讓童年創傷持續延續，重新建立自我、肯定自我。

●梁可茵老師 學研社成員，從事幼兒教育寫、教、編達二十多年，在書海瀚論中尋找方便之門，喜歡發掘兒童行為背後的心路歷程，現為自由撰稿人，並把好奇投向歷史上小屁孩的成長故事。

孔子喜《易》而作《傳》 歐陽修為何質疑？

古文解惑

《周易》有「經」有「傳」，《易經》以卦象及卦爻辭闡發道理，《易傳》則為解經而存在。傳本《易傳》包括《彖傳》、《象傳》、《繫辭傳》、《說卦傳》、《序卦傳》、《雜卦傳》及《文言傳》，而《彖傳》、《象傳》、《繫辭傳》因篇幅原因各分上下兩篇，合計共七種十篇。

傳本《易傳》之作者，舊傳為孔子所作，後人為突顯聖賢之論，將之尊名為「十翼」。此一說法，主要根據《史記》與《漢書》所載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記載：「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繫》、《說卦》、《文言》。讀《易》，韋編三絕。曰：『假我數年，若是，我於《易》則彬彬矣。』」《漢書·儒林傳》亦載孔子：「晚而好《易》，讀之韋編三絕，而為之傳。」《藝文志》又云：「孔氏為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繫辭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之屬十篇。」所載與《史記》相同，皆謂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並為之作《傳》也。

傳中屢稱「講師之言」

有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為據，孔子作《易傳》之說，唐代以前向無異議。惟北宋歐陽修《易童子問》認為，「十翼」中只有《彖傳》與《象傳》有可能由孔子所撰，其他如《文言傳》、《繫辭傳》等，傳中屢稱「子曰」等「講師之言」，當由孔門七十後學所記。歐陽修之見，不

乏從者，孔子作《易傳》之說，自此受到愈來愈多人質疑。

章太炎則不以為然，其《經學略說》反駁，歐陽修經學疏淺，以為《繫辭傳》中有「子曰」二字，就決非孔子自道，但「《史記》自稱『太史公曰』，太史公下腐刑時，已非太史公矣，而《報任少卿書》猶自稱太史公；即歐陽修作《秋聲賦》亦自稱歐陽子，安得謂《史記》非太史公作、《秋聲賦》非歐陽修作哉？」而且，「子曰」二字也可能是學生後來補加進去的，怎能單憑此二字就斷定孔子不是《易傳》作者呢？

概而論之，《易傳》是否孔子所作，後世學者頗有異說，無論支持或反對者，均大有人在。1973年12月，湖南長沙市馬王堆第三號漢墓出土一批帛書，其中除了發現《周易》六十四卦外，同見帛書《易傳》，包括：《繫辭》、《二三子問》、《易之義》、《要》、《繆和》、《昭力》等。帛書本《易傳》收錄了不少孔子的言論，《要》篇更謂「夫子老而好《易》，居則在席，行則在囊」。比照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所載，可見孔子與《易傳》，確有非常密切的關係。

《論語·述而》載孔子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《子路》又載孔子曰：「南人有言曰：『人而無恒，不可以作巫醫。』善夫！」又曰：「『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』子曰：『不占而已矣。』」其中，「不恒

其德，或承之羞」一語，乃《周易》古經〈恒〉卦九三爻辭，孔子既能稱引《易》辭為論，則其對《易》學之了解，可知而想。孔子雖謂「不占而已矣」，惟在帛書《要》篇中，孔子在與子貢的對談中，自言「百占而七十當」，占了一百次而有七十次算中，可見其豐富的占筮經驗，對《易》占了解頗深。

孔子占卜「求其德」

綜觀帛書《易傳》所見，孔子一再申明，《周易》蘊含豐富的「古之遺言」，其價值在於啟發人修身立德而變化氣質。至於占筮之用，孔子表示：「吾求其德而已，吾與史、巫同塗而殊歸者也。」強調自己與一般只以卜筮為用的卜祝、史巫不同，其讀《易》旨在發揮其修德義理，不過為「觀其德義」、「求其德」而已。

因此，孔子視《周易》卦爻辭為修身立德的原則，主張君子應踐行《易》「懼以終始」的精神，不需依靠占筮，亦同樣可有《繫辭傳》所謂「其要無咎」的效果。孔子又謂：「無德則不能知《易》。」「贊以德而占以義。」「無德而占，則《易》亦不當。」一再指明《易》占要以德義為本，如果占者道德水準低劣，《易》的功用就無法正常發揮。這是孔子研《易》的總原則，也是後來義理《易》學的大義。

●謝向榮教授

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

澤瀉質樸溫潤 喻君子修身守正

說解草

為籌備「八仙嶺醫神」讀書會活動，我和學生規劃了一條大校園的中草藥文學專賞路線，透過身邊的草木，帶師生看見中文之美，感受傳統文化底蘊。為此，我倆在校園四處探尋藥用植物，收穫滿滿。尤其校園一隅臨山谷的靜美角落，令我們流連忘返：綠瓦小亭清幽雅致，木製水車日夜緩緩旋轉，輕輕攪動池水，池中各色睡蓮錯落綻放，滿池清雅芳菲。

在池邊淺水之間，我們驚喜發現一叢叢澤瀉，稈莖修挺，翠葉舒展，質樸端淨，與圓潤溫柔的睡蓮相互映襯，為燥熱的盛夏鋪展開滿目清綠，十分清淨。

澤瀉之名，承古人細緻的自然觀察，藏着樸素的萬物哲理：「去水曰瀉，如澤水之瀉也，故名澤瀉。」它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，長於沼澤淺澤之地，但在充足的陽光下生長最佳。古人觀其生境，察其藥性，知它善於疏導水濕、排洩濁氣，故而以「澤」記其棲，以「瀉」彰其功，名字簡潔質樸，卻道出草木天性與天地規律。

作為藥材，澤瀉承載華夏先民對抗濕熱氣候的養生智慧。《神農本草經》將其列為上品，記載它「主風寒濕痺，乳難，消水，養五臟，益氣力」；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進一步補充，澤瀉氣平，味甘而淡。淡能滲洩，氣味俱薄，所以利水而洩下。脾胃有濕熱，則頭重而目昏耳鳴。澤瀉滲去其濕，則熱亦隨去，而土得令，清氣上行，天氣明爽，故澤瀉有養五臟、益氣力、治頭眩、聰明耳目之功。

「澤瀉湯」可治眩暈

東漢張仲景《金匱要略》記錄一則經典名方「澤瀉湯」，由澤瀉和白術按比例配伍組成，治

療耳源性眩暈、高血壓病眩暈、中耳積液、腦積水、濕疹、小兒腹瀉等。

不同於蓮花的盛名遠播，澤瀉是古典文學裏低調清靜的隱逸意象，歷代文人與本草典籍皆多有描摹。《爾雅》記載其古名「藹」「牛唇」，因葉片潤厚舒展、質樸溫潤而得名。《詩經·魏風·汾沮洳》是一首女子讚美情人的詩歌：「彼汾一曲，言采其藹。彼其之子，美如玉。美如玉，殊異乎公族。」在汾水河旁，採摘澤瀉的人十分忙。瞧我那位意中人，美得好像玉一樣，公族哪能比得上。「藹」即澤瀉，千年前的清雅水草，帶我們入景入詩，走進那位女子的心裏。

宋代蘇頌在《本草圖經》中細筆描繪：「春生苗，多在淺水中。葉似牛舌草，獨莖而長；秋時開白花，作叢，似穀草。」文字簡淡，卻勾勒出澤瀉素淨自持、不爭不斂的姿態。

宋太宗筆下《道詠錄》探討大道至理與修身治國的關係，其中有一句「澤瀉池塘灌漑畦，太清雲點步紅霓」，宋朝李光《次韻補之藥名十絕·其九》也有一句「應喜秋來甘澤瀉，牽牛時復自踐田。」文人常以澤瀉入詩，它生於濕澤之畔，無嬌艷之姿，無喧鬧之態，靜立池澤，葉色純淨、稈直心正，成為寄寓居喧守靜情志的草木意象，亦恰如古人心目中踏實自持、修身守正的君子風骨。

六月入夏，暑氣洶洶，今年夏天尤感燥熱，天氣晴雨不定、濕熱交纏，讓人心緒浮躁、身心鬱悶。駐足教大這方池畔，綠亭靜立，水車徐轉，一池清風拂過，睡蓮靜雅，澤瀉亭亭，滿池翠色安撫了炎熱帶來的焦躁。澤瀉生於潮濕的澤畔，卻能自我疏瀉、自清濁氣，在濕熱之地養出一身淨綠，是最動人的生命啟示。

人世亦然，我們終日奔走於紛擾世事，難免遭



●圖為澤瀉花。網上圖片

遇煩憂浮躁、心境鬱滯。我們當學習澤瀉的品性：懂得疏導、學會清零，在喧嚷裏自持，在濁熱中守清。

這一叢澤瀉，不只是校園的風景，更是夏日贈予我們的修行課題。願我們心中常存這一池清涼與蒼翠，如澤瀉一般，順時而生、循理而為，瀉去心頭浮躁，守住本心清寧，保持從容安定的姿態，安放自己的生命與靈魂。

●金夢瑤博士

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聯席總監